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老殘遊記 第八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

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告，說曹州府有差人來尋，心中甚為詫異：「難道玉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？」及至步回店裡，見有一個差人，趕上前來請了一個安。手中提了一個包袱，提著放在旁邊椅子上，向懷內取出一封信來，雙手呈上，口中說道：「申大老爺請鐵老爺安！」老殘接過信來一看，原來是申東造回寓，店家將狐裘送上，東造甚為難過，繼思狐裘所以不肯受，必因與行色不符。因在估衣舖內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，專差送來。並寫明如再不收，便是絕人太甚了。老殘看罷，笑了一笑，就向那差人說：「你是府裡的差嗎？」差人回說：「是曹州府城武縣裡的壯班。」老殘遂明白，方才店小二是漏吊下三字了。當時寫了一封謝信，賞了來差二兩銀子盤費，打發去後，又住了兩天。方知這柳家書，確係關鎖在大箱子內，不但外人見不著，就是他族中人，亦不能得見。悶悶不樂，提起筆來，在牆上題一絕道：

滄葦遵王士禮居，藝芸精舍四家書。

一齊歸入東昌府，深鎖嫻嫻飽蠹魚！

題罷，唏噓了幾聲，也就睡了。暫且放下。

卻說那日東造到府署稟辭，與玉公見面，無非勸勵些「治亂世用重刑」的話頭。他姑且敷衍幾句，也就罷了。玉公端茶送出，東造回到店裡，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、老殘信一封，雙手奉上。東造接來看過，心中悒悒不樂。適申子平在旁邊，問道：「大哥何事不樂？」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著的仍是棉衣，故贈以狐裘，並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遍，道：「你看，他臨走到底將這袍子留下，未免太矯情了！」子平道：「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。我看他不肯，有兩層意思，一則嫌這裘價值略重，未便遂受；二則他受了，也實無用處。斷無穿狐皮袍子，配上棉馬褂的道理。大哥既想略盡情誼，宜叫人去覓一套羊皮袍子、馬褂，或布面子，或繭緇面子均可。差人送去，他一定肯收。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人，不知大哥以為何如？」東造說：「很是，很是。你就叫人照樣辦去。」

子平一面辦妥，差了個人送去，一面看著乃兄動身赴任。他就向縣裡要了車，輕車簡從的向平陰進發。到了平陰，換了兩部小車，推著行李，在縣裡要了一匹馬騎著。不過一早晨，已經到了桃花山腳下。再要進去，恐怕馬也不便。幸喜山口有個村莊，只有打地舖的小店，沒法，暫且歇下。向村戶人家雇了一條小驢，將馬也打發回去了。打過尖，吃過飯，向山裡進發。才出村莊，見面前一條沙河，有一里多寬，卻都是沙，惟有中間一線河身，土人架了一個板橋，不過丈數長的光景。橋下河裡雖結滿了冰，還有水聲，從那冰下潺潺的流，聽著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。知道是水流帶著小冰，與那大冰相撞擊的聲音了。過了沙河，即是東峪。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北來，中間龍脈起伏，一時雖看不到，只是這左右兩條大峪，就是兩批長嶺，岡巒重沓，到此相交。除中峰不計外，左邊一條大谿河，叫東峪；右邊一條大谿河，叫西峪。兩峪裡的水，在前面相會，並成一谿，左環右轉，彎了三灣，才出谿口。出口後，就是剛才所過的那條沙河了。

子平進了山口，抬頭看時，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，像架屏風似的，迎面豎起，土石相間，樹木叢雜。卻當大雪之後，石是青的，雪是白的，樹上枝條是黃的，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，一叢一叢，如畫上點的苔一樣。騎著驢，玩著山景，實在快樂得極，思想做兩句詩，描摹這個景象。正在凝神，只聽得鐸一聲，覺得腿膝裡一軟，身子一搖，竟滾下山澗去了。幸喜這路本在澗旁走的，雖滾下去，尚不甚深。況且澗裡兩邊的雪本來甚厚，只為面上結了一層薄冰，做了個雪的包皮。子平一路滾著，那薄冰一路破著，好像從有彈簧的褥子上滾下來似的。滾了幾步，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，所以一點沒有碰傷。連忙扶著石頭，立起身來，那知把雪倒戳了兩個一尺多深的窟窿。看那驢子在上面，兩隻前蹄已經立起，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裡，不得動彈。連忙喊跟隨的人，前後一看，並那推行李的車子，影響俱無。

你道是甚麼緣故呢？原來這山路，行走的人本來不多，故那路上積的雪，比旁邊稍為淺些，究竟還有五六寸深。驢子走來，一步步的不甚吃力。子平又貪看山上雪景，未曾照顧後面的車子，可知那小車輪子，是要壓倒地上往前推的，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。一人推著，一人挽著，尚走得不快，本來去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。

申子平陷在雪中，不能舉步，只好忍著性子，等小車子到。約有半頓飯工夫，車子到了，大家歇下來想法子。下頭人固上不去，上頭的人也下不來。想了半天，說：「只好把捆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根，接續起來，將一頭放了下去。」申子平自己繫在腰裡，那一頭，上邊四五個人齊力收繩，方才把他吊了上來。跟隨人替他把身上雪撲了又撲，然後把驢子牽來，重復騎上，慢慢的行。

這路雖非羊腸小道，然忽而上高，忽而下低，石頭路徑，冰雪一涼，異常的滑。自飯後一點鐘起身，走到四點鐘，還沒有□里地。心裡想道：「聽村莊上人說，到山集不過□五里地，然走了三個鐘頭，才走了一半。」冬天日頭本容易落，況又是個山裡，兩邊都有嶺子遮著，愈黑得快。一面走著，一面的算，不知不覺，那天已黑下來了。勒住了驢韁，同推車子商議道：「看看天已黑下來了，大約還有六七里地呢，路又難走，車子又走不快，怎麼好呢？」車夫道：「那也沒有法子，好在今兒是個□三日，月亮出得早，不管怎麼，總要趕到集上去。大約這荒僻山徑，不會有強盜，雖走晚些，到也不怕他。」子平道：「強盜雖沒有，倘或有了，我也無多行李，很不怕他，拿就拿去，也不要緊。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，天晚了，倘若出來個把，我們就壞了。」車夫說：「這山裡虎倒不多，有神虎管著，從不傷人，只是狼多些。聽見他來，我們都拿根棍子在手裡，也就不怕他了。」

說著，走到一條橫澗跟前，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，流歸谿河的。瀑布冬天雖然乾了，那沖的一條山溝，尚有兩丈多深，約有二丈多寬。當面隔住，一邊是陡山，一邊是深峪，更無別處好繞。

子平看見如此景象，心裡不禁作起慌來，立刻勒住驢頭，等那車子走到，說：「可了不得！我們走岔了路，走到死路上了！」那車夫把車子歇下，喘了兩口氣，說：「不能，不能！這條路影一順來的，並無第二條路，不會差的。等我前去看看，該怎麼走。」朝前走了幾□步，回來說：「路倒是有，只是不好走，你老下驢罷。」

子平下來，牽了驢，依著走到前面看時，原來轉過大石，靠裡有人架了一條石橋。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，每條不過一尺二寸寬，兩柱又不緊相黏靠，當中還罅著幾寸寬一個空當兒，石上又有一層冰，滑溜滑溜的。子平道：「可嚇煞我了！這橋怎麼過法？一滑腳就是死，我真沒有這個膽子走！」車夫大家看了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有法子。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，腳下很把滑的，不怕他。」一個人道：「等我先走一趟試試。」遂跳竄跳竄的走過去了，嘴裡還喊著：「好走，好走！」立刻又走回來說：「車子卻沒法推，我們四個人抬一輛，作兩趟抬過去罷。」申子平道：「車子抬得過去，我卻走不過去，那驢子又怎樣呢？」車夫道：「不怕的，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，別的你就不用管了。」子平道：「就是有人扶著，我也是不敢走。告訴你說罷，我兩條腿已經軟了，那裡還能走路呢！」車夫說：「那們也有辦法，你老大總睡下來，我們兩個人抬頭，兩個人抬腳，把你老抬過去，何如？」子平說：「不妥，不妥！」又一個車夫說：「還是這樣罷，解根繩子，你老拴在腰裡，我們夥計，一個在前頭，挽著一個繩頭，一個夥計在後頭，挽著一個繩頭，這個樣走，你老膽子一壯，腿就不軟了。」子平說：「只好這樣。」於是先把子平照樣扶掖過去，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抬了過去。倒是一個驢死不肯走，費了許多事，仍是把他眼睛蒙上，一個人牽，一個人打，才混了過去。等到忙定歸了，那滿地已經都是樹影子，月光已經很亮的了。

大家好容易將危橋走過，歇了一歇，吃了袋煙，再望前進。走了不過三四□步，聽得遠遠嗚嗚的兩聲。車夫道：「虎叫！虎叫！」一頭走著，一頭留神聽著。又走了數□步，車夫將車子歇下，說：「老爺，你別騎驢了，下來罷。聽那虎叫，從西邊來，越叫越近了，恐怕是要到這路上來。我們避一避罷，倘到了跟前，就避不及了。」說著，子平下了驢。車夫說：「咱們捨掉這個驢子

喂他罷。」路旁有個小松，他把驢子韁繩拴在小松樹上，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，人卻倒迴走了數百步，把子平藏在一處石壁縫裡。車夫有躲在大石腳下，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。有兩個車夫，盤在山坡高樹枝上的，都把眼睛朝西面看著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，竄上一個物件來。到了嶺上，又是鳴的一聲。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，已經到了西澗邊了，又是鳴的一聲。這裡的人又是冷，又是怕，止不住格格價亂抖，還用眼睛看著那虎。那虎既到西澗，卻立住了腳，眼睛映著月光，灼亮灼亮，並不朝著驢子看，卻對著這幾個人，又鳴的一聲，將身子一縮，對著這邊撲過來了。這時候山裡本來無風，卻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，樹上殘葉漱漱地落，人面上冷氣棱棱地割。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。

大家等了許久，卻不見虎的動靜。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膽大，下來喊眾人道：「出來罷！虎去遠了。」車夫等人次第出來，方才從石壁縫裡把子平拉出，已經嚇得呆了。過了半天，方能開口說話，問道：「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？」車夫道：「虎過去了。」子平道：「虎怎樣過去的？一個人沒有傷麼？」那在樹上的車夫道：「我看他從澗西沿過來的時候，只是一穿，彷彿像鳥兒似的，已經到了這邊了。他落腳的地方，比我們這樹梢還高著七八丈呢。落下來之後，又是一縱，已經到了這東嶺上邊，鳴的一聲向東去了。」

申子平聽了，方才放下心來，說：「我這兩隻腳還是稀軟稀軟，立不起來，怎樣是好？」眾人道：「你老不是立在這裡呢嗎？」子平低頭一看，才知道自己並不是坐著，也笑了，說道：「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。」於是眾人攙著，勉強移步，走了約數百步，方才活動，可以自主。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命雖不送在虎口裡，這夜裡若再遇見剛才那樣的橋，斷不能過！肚裡又飢，身上又冷、活凍也凍死了。」說著，走到小樹旁邊，看那驢子也是伏在地下，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。跟人把驢子拉起，把子平扶上驢子，慢慢價走。

轉過一個石嘴，忽見前面一片燈光，約有許多房子，大家喊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前面到了集鎮了！」只此一聲，人人精神震動。不但人行，腳下覺得輕了許多，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。

那消片刻工夫，已到燈光之下。原來並不是個集鎮，只有幾家人家，住在這山坡之上。因山有高下，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。到此大家商議，斷不再走，硬行敲門求宿，更無他法。

當時走近一家，外面係虎皮石砌的牆，一個牆門，裡面房子看來不少，大約總有幾間的光景。於是車夫上前扣門，扣了幾下，裡面出來一個老者，鬚髮蒼然，手中持了一枝燭台，燃了一枝白蠟燭，口中問道：「你們來做甚麼的？」

申子平急上前，和顏悅色的把原委說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明知並非客店，無奈從人萬不能行，要請老翁行個方便。」那老翁點點頭，道：「你等一刻，我去問我們姑娘去。」說著，門也不關，便進裡面去了。子平看了，心下十分詫異：「難道這家人家竟無家主嗎？何以去問姑娘，難道是個女孩兒當家嗎？」既而想道：「錯了，錯了。想必這家是個老太太做主，這個老者想必是他的侄兒。姑娘者，姑母之謂也。理路甚是，一定不會錯了。」

霎時，只見那老者隨了一個中年漢子出來，手中仍拿燭台，說聲「請客人裡面坐」。原來這家，進了牆門就是一平五間房子，門在中間，門前台階約百餘級。中年漢子手持燭台，照著申子平上來。子平吩咐車夫等：「在院子裡略站一站，等我進去看了情形，再招呼你們。」

子平上得台階，那老者立於堂中，說道：「北邊有個坦坡，叫他們把車子推了，驢子牽了，由坦坡進這房子來罷。」原來這是個朝西的大門。眾人進得房來，是三間敞屋，兩頭各有一間，隔斷了的。這敞屋北頭是個炕，南頭空著，將車子同驢安置南頭，一眾五人，安置在炕上。然後老者問了子平名姓，道：「請客人裡邊坐。」於是過了穿堂，就是台階。上去有塊平地，都是栽的花木，映著月色，異常幽秀。且有一陣陣幽香，清沁肺腑。向北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，一轉俱是迴廊，用帶皮杉木做的闌柱。進得房來，上面掛了四盞紙燈，斑竹紮的，甚為靈巧。兩間敞著，一間隔斷，做個房間的樣子。桌椅几案，布置極為妥協，房間掛了一幅褐色布門簾。

老看到房門口，喊了一聲：「姑娘，那姓申的客人進來了。」卻看門簾掀起，裡面出來一個八九歲的女子。穿了一身布服，二藍褂子，青布裙兒，相貌端莊瑩靜，明媚閑雅。見客福了一福，子平慌忙長揖答禮。女子說：「請坐。」即命老者：「趕緊的做飯，客人餓了。」老者退去。

那女子道：「先生貴姓？來此何事？」子平便將「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」的話說了一遍。那女子道：「劉先生當初就住這集東邊的，現在已搬到柏樹峪去了。」子平問：「柏樹峪在什麼地方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在集西，有三四多里的光景。那邊路比這邊更僻，愈加不好走了。家父前日退值回來，告訴我們說，今天有位遠客來此，路上受了點虛驚。吩咐我們遲點睡，預備些酒飯，以便款待。並說：『簡慢了尊客，千萬不要見怪。』」子平聽了，驚訝之至：「荒山裡面，又無衙署，有什麼值日、退值？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？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，豈古人所謂有林下風範的，就是這樣嗎？到要問個明白。」

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這女子形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